

# 灰色代购谢幕倒计时

电商代购的经营者们正面临着选择,在势必越来越少的灰色地带里继续游走或者告别草莽身份,成为跨境电商的正规军。随着明年1月1日将实施的《电子商务法》的临近,无论是通过“人肉”代购,还是以国际包裹的形式进口境外商品,都必须依法付出更多的成本,如果在此前提下不能继续盈利,零散的代购商们将逐步淡出海淘消费者的视野。



## 依法经营促海淘公平竞争

即将于2019年1月1日实施的《电子商务法》第十一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同时第十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受访业内人士认为,代购作为电子商务的经营者,无论是何种形式,依法纳税都是经营者应尽的义务。

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麻策表示,严格来说,“海外代购”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在实践中,其商业模式又是多种多样,主要可以分为保税进口、跨境直邮,以及纯个人海淘代购等几类。

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电子商务法》规定海外代购满足“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提供服务”、“经营”的要件。本条重点在于“经营活动”,并不是说消费者去国外帮朋友带东西就会被认为属于范畴内,而是在于其行为是否会被认定为“经营活动”。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参考盈利数额、活动次数、时间长短等。”

隋女士说,之所以选择小志这样的代购者,主要是因为价格比电商平台便宜10%—30%左右。每个女人背后都有一个代购。”隋女士如是说。

陈莹倩在评价最近代购行业出现的变化时表示:未来,无论是海外的代购者还是国内的代购者,都应该像跨境电商平台一样,受到严格的监管。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代购者,在海外和国内都应具备营业执照,有相关的纳税凭据,否则没有关税和所得税成本的个人代购行为,将不利于公平的海淘市场价格体系的建立。”

辛龙山觉得电商平台有更大的优势:很多在市场上卖断货的产品,在唯品会上都可以买到,有些商品甚至比免税店或者国外超市还便宜”。但他同时表示,中国的代购行业不会彻底消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就像余震一样,大家边习惯边转型。自身就是网红的代购,生存能力最强。私人代购会慢慢转型,或者寻求结盟,抱团取暖。”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闫岩

## 人肉代购者的转行“官宣”

隋女士最近感到十分焦虑,原因是她一直信赖的代购微商小志最近进行了一次“官宣”。“小志说她打算打折出售手里的存货,以后将告别这个行业了。”隋女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隋女士说,小志和她年龄相仿,30多岁了,几年来一直从事美妆类商品的代购,主要在淘宝、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进行推广和销售,她的进货渠道主要是靠去韩国背货,一个月大约有一两次。小志不仅会在朋友圈里直播自己的行程,还在一些直播平台上不定期地向粉丝介绍护肤经验。隋女士就是她的粉丝之一。

小志在10月12日的“官宣”里这样写道:“由于来年《电子商务法》,可能要做授权货了。别问我为啥做这个决定,悲伤中……”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小志冷静地说:“根据《电子商务法》,我们在转型,明年几乎买不到代购的便宜货了,如果加上税,和国内价格也就差不多了。”

事情开始于“十一”长假前后,部分地区的机场海关对入境旅客行李进行了严查,被查到的旅客为随身携带的境外购买商品缴纳了进口税。对此,杭州

海关回复称,个人携带入境物品的政策近期没有变动,旅检渠道仍然正常执行相关规定。其他各地海关也先后表示,政策没有变动。

据了解,海关总署2010年第54号公告中明确规定,入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入境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含)的予以免税放行,单一品种限自用、合理数量,但烟草制品、酒精制品以及国家规定应当征税的20种商品等按有关规定办理。

身在韩国的唯品会韩国子公司总经理辛龙山对北京商报记者介绍说,目前很多来到韩国的中国个人代购还在接单,但是普遍担心未来的发展。市场也作出了反应:“几家韩国化妆品公司的股价都下跌了,韩国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商爱茉莉太平洋集团的股价10月以来跌幅近30%。这是市场作出的反应。”

## 包裹形式同样难逃监管

北京的刘先生是位影视工作者,今年以来,在工作之余,他也顺手做起了影像设备的代购生意。“我主要是走邮政包裹。”刘先生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他从eBay、亚马逊等电商平台的海外站

点上购买镜头等二手商品,然而通过国际邮政包裹的形式发回中国,然后再在国内的淘宝、闲鱼等平台上出售。海关主要检查的方式是抽检,如果被查到,就会缴纳相应的进口税。”

小志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明年她准备转型通过国际包裹向国内发货,但是否被征税,就要看运气了。

实际上,不论是人肉代购还是通过国际包裹,依据我国法律规定都要缴纳行邮税,也就是行李和邮政包裹中进口商品的进口税。

“但最近确实感觉到有所变化,我的一个通过包裹入境的镜头目前正被香港海关暂扣,应该要补缴行邮税才能放行。”刘先生说。

隋女士表示,之前也有微商代购通过寄送包裹的方式发货,但由于被抽检的概率比较低,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被抽中缴税,税费将由卖家承担。但如果更检查到的概率变高了,卖家的成本便会大幅提升,最终难以为继。

“不仅仅是个人直接从海外背货,海关对邮政包裹的检查力度也确实在加强。”跨境电商平台西集网CEO陈莹倩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加大对代购商品的监管力度。

# 社交电商助农民脱贫增收

10月21日,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县学(北京)电子商务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球社交电子商务大会在浙江义乌举行。大会围绕电商政策法规、行业发展趋势、行业标准制定、助力农产品上行和电商消费突破等热点问题展开解读,积极为我国社交电商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新动能,促进社交电商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让贫困地区顺利地搭上电商快车,绝不是简单地搭搭桥、牵牵线,教会贫困户开网店这么简单。我认为电商企业用自身的资金资源和影响力优势帮

助贫困地区开展全方位的产业脱贫,才是电商扶贫的更高阶段。”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周可仁分析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电商在消费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电商扶贫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不再只是为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捐款捐物,而是通过为当前农产品提供稳定、可靠、优质的销售出口,甚至将成熟的扶贫理念和致富思路留在当地,完成从输血到造血的本质性变化,从而达到增收、脱贫甚至致富的愿景。

工信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社交电商专业委员会主任姚广辉表

示,社交电商在助力农产品上行方面的赋能不断增强。他认为,电商扶贫不单只是卖东西,而是通过电商赋能一个产业,最终赋能一个单品,带动全产业链的升级。以武川燕麦为例,当地企业通过五年时间把一个单品从原来老百姓单纯种植后自己吃到做成品牌,把整个燕麦做成产业,有燕麦月饼、燕麦粥、燕麦糕点,同时又把土豆打成泥,做新的合成,并在全国重点城市开设餐饮店与专卖店,一年产值在60亿元。”姚广辉表示,一个单品带动产业升级就是这样推动的。

县学(北京)电子商务技术研究院

执行院长葛爽介绍,今年的全球社交电子商务大会在浙江义乌举办,除了因为义乌自带社交电商的流量属性之外,其也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地区。“贫困地区除了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其小工业品也需要突破,而义乌是小工业品的重点城市。我们希望把义乌小商品的出口和更多的贫困县连接起来,让贫困县的小工业品也能通过义乌市这个全国的小商品市场走向世界、走向全球。”葛爽表示,未来将花更多的时间、集合更多的力量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助力他们真正地增收脱贫。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闫岩